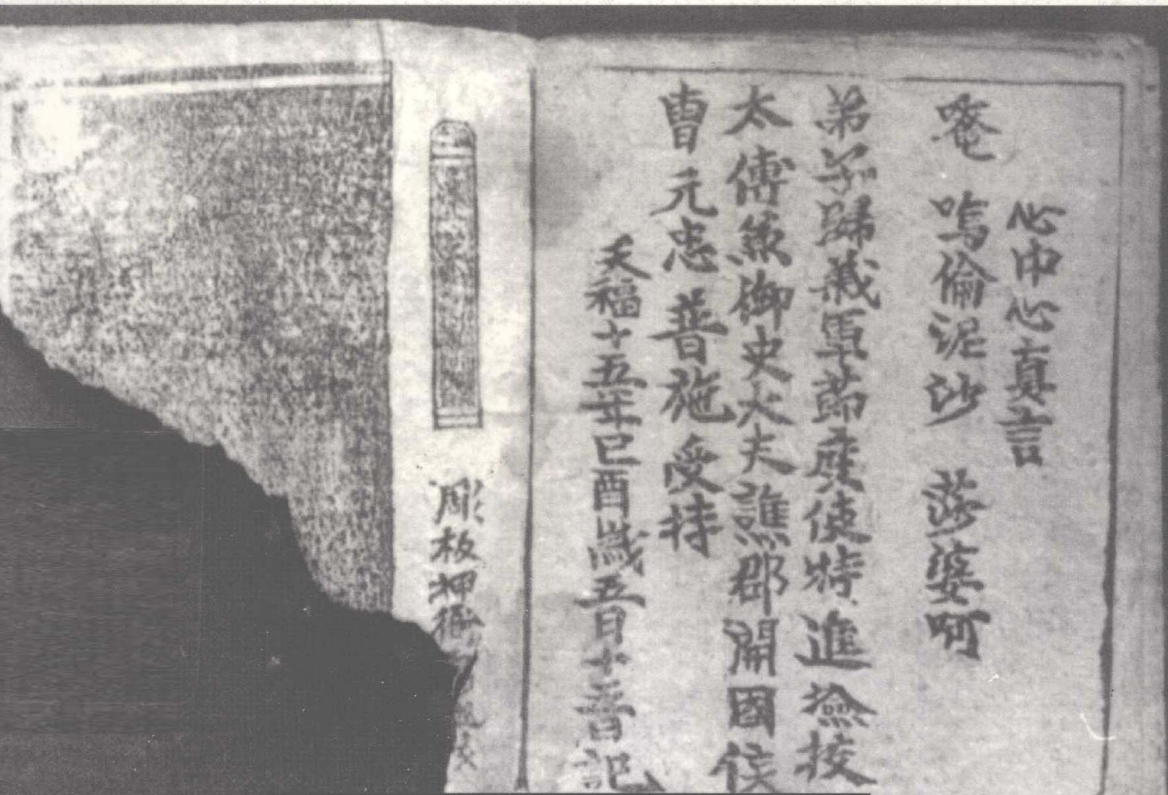




汉字的 文化史

著译
晃博
枝运
藤李



心中心真言
奄
鳴倫泥沙 莎婆呵

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
太傅兼御史大夫譙郡開國侯
曹元忠普施受持

天福十五年己酉歲五月十音記

版板押衙

汉字的文化史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藤枝 晃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字的文化史 / (日) 藤枝晃著, 李运博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5

ISBN 7-80148-797-4

I. 汉... II. ①藤...②李... III. 汉字—汉语史

IV. H12

中国在版编目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7896 号

MOJI NO BUNKA SHI

by Akira Fujieda

©1971, 2001 by Tsuneko Ishizuk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in 1971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by Chung Hwa Book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pyright holde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汉字的文化史

(日) 藤枝晃 / 著 李运博 / 译

责任编辑: 谢 刚 特约编辑: 熊玉霜 封面设计: 孟 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址: 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 100007

电话: 010-84094409 传真: 010-8409478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经销: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 010-65513628

印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4.25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序

中华书局出版日本藤枝晃教授所著《汉字的文化史》一书中译本，该书编辑给我来信，说道该书提及196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楚帛书研讨会，我是当时与会学者，发表相关论文，要我为这一本有趣味而富有可读性的著作说几句话。他的好意，不敢推辞。虽然我的身体目前还在康复期间，过度费神的工作，无力担任，写一点轻松的与故友交往的回忆，还可以做到。

我在1954年暑假第一次由香港到日本，整个夏天，往来于东京神户大阪之间，当时日本平凡社出版《书道全集》第一本，神田喜一郎先生写《中国书道史》，我是被邀为有关论文撰写人之一，有二编由好友日比野丈夫教授译成日文，谈及楚帛书及楚简的内容与价值。

我在日本当时有许多工作，最重要的目的是调查日本全国的甲骨收藏，准备写《日本所见甲骨录》一文。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我得到好友水野清一教授的帮助，在他的研究室中阅读“京大”人文研究所所藏的甲骨未公开的拓片。藤枝君是该所的研究员，见面的机缘极多，他介绍我到许多地

方参观文物。藤枝君关心汉字文化，他主编《墨美》杂志，发表一些新颖的材料，英法两地敦煌写本的照片，“京大”搜集所得甚多。

楚帛书是长沙子弹库出土一件写有九百个字的战国时代的缣帛，到今天为止，是一篇文字最长的一件文物，四周绘有十二神像，可惜出土之后为一美国人购得。1944年蔡季襄用摹本首先发表（该书名曰《晚周楚缣书考证》）。后来蒋玄伯把摹本印入《长沙》（《考古报告》第二册），海外开始流传。我首先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认出其中有“祝融”名字。论文在香港大学的《东方文化》发表。1964年秋，我由加拿大赴美，作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人，9月中旬与杨联升同在纽约戴润齐先生处获睹原物，把玩三个小时，共同认出一些文字，因有《缣书新释》之作。

日本学人研究缣书，以金关丈夫教授为最早，他在1961年曾于日本民族学会宣读有关缣书上神像考释的论文，他有信给我，我因另撰《楚帛书十二月名与〈尔雅〉》，确认楚帛书十二月的名称和详细考证，帛书的内容从此得以初步确认。日本名考古家梅原末治最先从Freer Gallery取得照片，仍多模糊不明。

帛书原物终于1966年归美国沙可乐(A. M. Sackler)先生所有，寄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开始使用紫外线拍摄，文字残缺的部分大抵可以读出。1967年8月21~25日哥伦比亚大学美术史及考古学系举办国际讨论会，我被邀请参加，并在会场上证明该帛书的真确性。当时Time报有详细报道，使我的名字出现在美国的报端，这桩事的来龙去脉大致如此。

藤枝君提到楚帛书开会一事，但他没有提出论文。他的贡献另在其他方面。他的为人耿直，对流行写本可疑者，多所

纠摘。1980年秋，我到“京大”讲学，神田喜一郎已殁化，二玄社整理他的遗著出版，得以重读他的《敦煌学五十年》；当时国人旅居国外而治此学者实寥寥可数。以后有一次在国内举行敦煌学会议，藤枝晃曾说过一句涉及敦煌学的话，引起一些人的误会。^①

其实，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国家的提倡，莫高窟受到高度的保护，研究院设立，段文杰、樊锦诗的苦心经营，出版物的丰富，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物逐渐印行，大学中研究机构林立，研究人才苗秀蓬勃，敦煌研究已发展成为旷代显学，可惜藤枝已不及见。

最令人思念的我和他最后一次会面是在吐鲁番开会后回程同游“唐述窟”（即炳灵寺），流连竟日，以后便无缘再见面了。回忆往事，恍如一梦。今天追记或可为保存中日美学术交流史陈迹的点滴。他这部著作从文化史角度来处理汉字发展历程的研究，图文兼美，足以开拓学人的心胸，读者自会心悦诚服，亦不用我再来哓哓多所饶舌的。



（饶宗颐）

2005年1月

①据伏俊琰引金维诺之说，谓该话乃1981年藤枝晃访南开大学时，该校领导在一种礼节性的谦虚与客套的情况下而说的话，藤枝晃后来在发言时引用了这句话，也客气了一番，绝无轻蔑我国敦煌学界之意，不料引起了日后许多误会。（见李伟国等著《敦煌话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320页。）

目 录

一 殷代的绘画文字

从象形符号到文字	1
部族标识	2
动物图像	4
人物图像	6
组合图像	8
原始的象形文字	11

二 与神灵的对话

甲骨的出土及对甲骨的解读	14
使用龟甲占卜	16
求神问卜以及神灵的回答	21
神灵与人的关系	23

三 饕餮的背面

饕餮纹样	24
殷周时期的青铜器	25
金石古文字之学	26
殷代的金文	28
周代的金文	30

四 皇帝的文字

秦始皇统一天下	38
文字改革	39
篆书	39
石刻	40
度量衡	43
篆书之后	45

五 政治的文字

木简的发现	46
木简的现状	50
木简的形状	51
隶书	52
居延笔	56
木简的内容	58
木简的年代	59
木简的出土地点	61
长城的守卫	62
“波磔”的权威	66
刀笔吏	68
政治的文字	68
后记	69

六 印章

印章的历史	70
古玺	72
汉印的形式	73
绶	76
印章的使用方法	77
印章遗物	78
后代的印章	79

七 绢

绢书	81
绢书的发现	81
楚国的帛书	82
楚帛书学术研讨会	85
参观帛书展示会	86

八 纸的出现

伟大的发明	91
楼兰文书	92
木简与用纸的关联	94
李柏文书	95
对李柏文书的解释	98

李柏文书的用纸	99
敦煌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语文书	101

九 卷子本的尊严

从木简到卷子本	104
卷子本的遗物	105
卷子本的形式	109
卷子本的尊严	111
楷书	112
从隶书到楷书	113
“北鹿南兔”之说	116
极品楷书	118
秘书省	121

十 古文书

古文书和古文书学	123
敦煌文书	125
吐鲁番文书	128
唐代的公文	133

十一 新的书籍形式

折子本与贝叶本	136
册子本	139
敦煌的“硬笔”	141

十二 汉字的周边

中国的周边地区	147
突厥文字	147
回鹘文字	150
吐蕃文字	151
日本的假名	152
契丹文字	153
西夏文字	155
女真文字	156

十三 印刷的起源

书籍的革命	159
从“印”到“印刷”	160
百万塔陀罗尼	160
东大寺的神符	162
敦煌的印刷物	163

十四 永恒的祝愿

石刻	170
碑志文章	173
石碑上的文字	174
拓本	176
石经	176

十五 木版印刷

从石经到印刷	180
《一切经》的印刷	183
宋版	184
明体字的出现与完善	188

十六 活版印刷

毕升的活版印刷术	190
王祜的《农书》.....	192
木活字	194
现存最早的活字本	196
西洋式的活版	202

后 记	203
-----------	-----

寄语“同时代藏书版”	207
------------------	-----

一 殷代的绘画文字

从象形符号到文字

众所周知，汉字是由象形符号发展而来的。在中学，甚至在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中，就开始通过列举易于判断的实例对此加以说明，例如“木”字是通过摹写树木的形状演变而成的，“日”字是表示太阳的形状，“牛”字是表示牛头和牛角，等等。但这种解释有毛病。没有任何画像中的树枝是向水平方向伸展的，太阳也不是四角形的，关于“牛”字的说明就更费解了。

为了填补由绘画到文字这一发展过程认识上的不足，人们通常都是首先列举隶书、篆书，甚至更古老的字体，然后采取追根溯源的方法来加以阐述。这是因为追溯得越久远，字体就越接近绘画的状态。但即便是暂时认同了这种观点，大多数文字若不借助详尽的说明，仍旧很难令人联想起它的原始形态。然而像“一”、“二”、“三”以及“中”字等抽象文字，人们无需繁琐的说明就能很容易地联想到它的原始状态。况且古体文字与现代文字没有太大不同，这说明文字是事物形态极端抽象化的产物。可是，就连早已为人类所熟知

的最古老的文字也与绘画有很大差异。即便是我们在浏览了古文字一览表的基础上，确实认同古代文字起源于绘画的这一说法，这种认同还是需要建立在丰富的想象力之上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也是经过相当程度的抽象化过程进化而来的。

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这些进化了的文字当中，实际上还混杂着许多进化程度不高、尚且较多地保留着象形特点的原始文字，这些文字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部族标识

图1~图7所刊载的拓片的照片均为中国殷代青铜器上所铸的铭文。我们可以发现在古代青铜器上，尤其是在古老的器物上常常铸印着这些既像是绘画又像是文字的奇妙的铭文。铭文有的铸印在青铜器的内侧底部，有的铸印在器物口或把手内侧，位置不尽相同。有的专家把这些铭文称为部（氏）族标识——即类似于族徽一类的东西。说起来，青铜器最初是祭神时使用的重要道具。这里所说的“祭神”，就是指祭祀祖先。但并不是谁都能够随心所欲地举办祭神仪式，拥有王权或具有能够行使行政职权能力的人才具有这种资格。因此除了皇帝以外，只有大臣或部族长老才有资格举行祭神仪式。即便是这些人，也只有在诸如获得新领地或建立战功等特殊条件下才可以制作祭神用的铜器。正因为铜器如此重要，才在铜器上庄重地铸印象征家族标识的族徽。按理说，铭文应该是具备“庄严”意义的。因此铸印过程想必是极为庄严的，但现在看到的铭文多数是可爱的动物，或是奇怪的人物，或是似物非物的物体，令人难以琢磨。现在，我们无法知道殷人是否果真跟我们一样，抑或是抱有某种情感来铸印的。如果将这些标识看成是图画，却有些类似于文字；如果将之看成是文字，又有些过于象形了。若是将这些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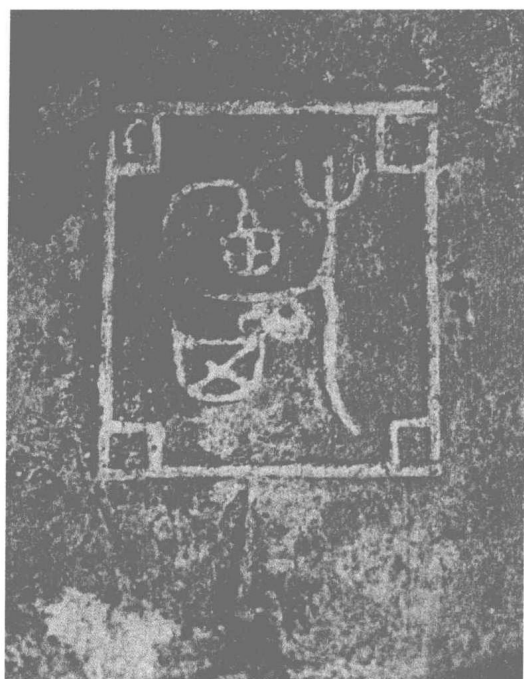


图1 “丑”字铭文（放大图 藤井有邻馆藏）



图2 器物把手内侧的铭文
（泉屋博古馆藏）

文看成是文字，却无法确定读音；若看成是象形符号，则大多难以判断其表现的究竟是甚么。

冈本太郎先生看到这些绘画文字后，曾作出这样的评论：“（这些绘画文字）奇妙而动人，令人赏心悦目。这些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东西，无须任何修饰，究竟是如何体现出这种完美造型和无限迷人的魅力呢？”（平凡社《书道全集》第一卷月报）

下面，让我们尽可能先从易于判别的图例入手，考察一下这些绘画文字。

动物图像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图3右上角的图像，都可以断定左侧是一条鱼，右侧是“父乙”两个字，鱼的上方就是所谓的族徽。看来，这件铜器是为了祭祀家族的祖先——生于乙日的神灵而制作的。

图3左上角的图像也是以鱼为主题的，不过这条鱼被双手举起了。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用来祭奠的神圣的鱼。以此为族徽的家族一定拥有强大权力，像皇室里的膳食部那样，掌管调配祭神的供物。如此看来，图3右上角的图像虽然看不到供奉着的双手，但也决不会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鱼店招牌，它似乎也与祭祀时所供祭的鱼有关。

图3右下角的图像是一只类似于鸚鵡的大嘴鸟——不知道鸚鵡当时是否被带到了殷朝的都城。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就应该是极为珍贵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它或许是出现在某个神话中的鸟。

图3左下角的图像是相向而对、好象是僵持不下的两条蛇。这也不是普通的蛇，它们各自缠绕着一根长棍。不知这根长棍代表的是甚么，至于以两条相视而对的蛇作为族徽的家族究竟有甚么权力就更加无从考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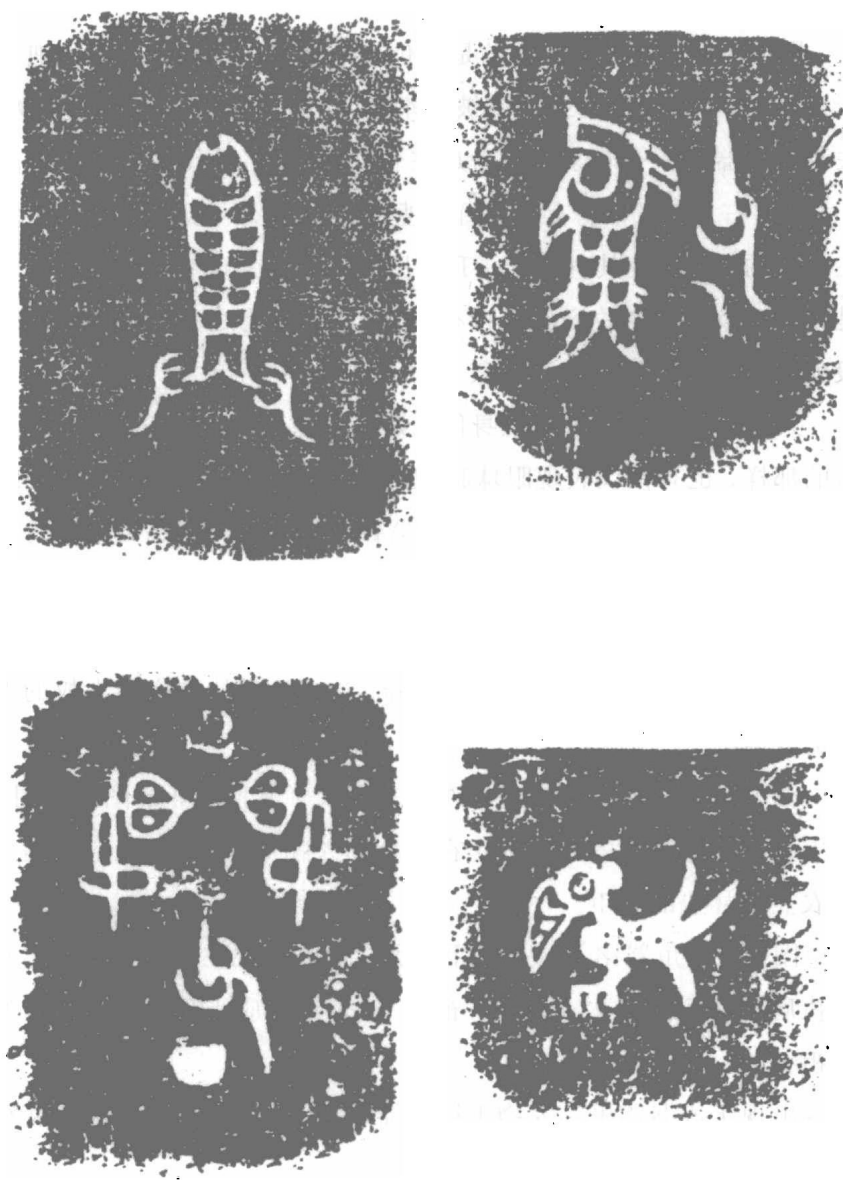


图3 动物图像（拓本）